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六目錄

王世貞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六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與劉坦翁書

朱日藩

日藩別公數十年非獲造眞廬覩晬顏聆教晝日稍慰積仰坦林弁整臥遊久矣一日措身其間不必盡也藩常讀謝靈運山居賦劉孝標金華山棲志毋疑古人過於標致未必如此乃今信其有也夕陽出山留連溪上公不忍別日藩不忍發判袂之後因成絕句一首夕陽

野艇語從容藍轝歸途田蜀紅小弁山前津吏報五林
非夜相舟東題日引南坦丈人後作蔡祀茲邇云霜滄
蹟之汁欲勉強奉教中夜引枕竟不能就大抵老人癩
世之度超於埃𡋯之表應酬伎倆自不容投必得閒暈
之輩情來氣來蕭灑數言始與茲模相映帶也如何如
何比者嘉禾水涸官舟皆取道游泖日漕疲於應接疲
火大作早起復肩風寒嗽不止遂臥病邑齋暫謝人事
逕夜獨坐童僕靜默驚風攪樹寒霰集庭頗景徘徊不
覺霰弟尋至玥甸我生工北七十老人蜀封掌上孤鴻

遠道夙寡終鮮之助兼之湖田失歲里閈蕭條雖朝夕
足謀而緩急誰恃文勝厚衣安仁嘗膳人之情也到官
以來五十餘日氣變如此而起居不聞公謂曰游何如
其爲情哉曰藩不肖籍父祖餘芘兩執郡縣之役雖無
卓異可紀率克守官箴不詆考課少年之日習於見聞
嘗念異時倘叨一命亦庶幾無忝前修固不敢視爲徒
勞妄自菲薄柰何植業不勤致身巳晚始願雖獲於事
主郎境又苦於違親昔楊朱臨路而長號墨翟睹絲而
歔欷良有以也重念先人平日雅好搆書家藏殆數千

卷皆手自校讐識以印記藏之邪上別業嘗指示曰藩曰我平生辛苦有此汝能繼我之志否曰藩時尚少也自省事來即感先人斯語閉門不出出其書徧觀之臥以爲寢食以當飾偶至會心處輒欣然永日矢以自終二十餘年來習氣遂成甚至田園日蕪慶吊都絕亦不暇顧也近時一二有道君子見曰藩如此憐其愚而爲教甚頓曰藩自揣人品卑劣不克負荷嘗謹之曰君素羞貧予說金無乃以黃葉止啼邪若曰藩意則不然必欲辛勤如程子所謂迤邐直至十三級以求其輪不敢對

塔而說也古人云吾何信信乎我而已孤明歷歷天不
可欺使我中無所得徒受人寄載冀同伐異曰游死不
願爲之也初心自許荏苒至今生命不諧當此劇縣初
至承前百冗交集自朝至夕卒卒無須臾之間異時微
尚抹殺盡矣前偶作家書滑然之潛誤作淵字竟不知
塗誣友人强題芙蓉障子譌用竹間水際之語蓋牡丹
事檢史記敘白圭貨殖偶探得商君傳至無功者雖富
無芬華遂目白圭啬於居積如此精神荒耗殆類健忘
洎來臨文不如此之謬揆厥本原寔由驟去鄉土所思

隔越雖微古人嚙指之誠自不覺心馳神往耳嗟乎嗟乎生今之時古道難矣相刃相靡行盡如馳回思二十年倔俛家食求以繼先人之志者何如荷諸君子之教雖不敢苟同蕲無負於歲晏者朝歌絆足之嫌中散頓纓之喻固非至訓然徒使竹素之功收於錢穀丹鉛之力銷於簿領亦非曰藩多病之所堪也盍乘田委吏必達節者能之吾斯未信他更何言仰惟我公天壽平格保乂王家碩望鎮岩廊清節肅海宇後來之士伏在下風欲丐一言以為終身旌鏡叩首而不可得曰藩何幸

山公謂稽紹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于人乎此所以不容不谷于我公在公之誼亦不容不爲之思而忘其責也雖然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臨書不勝悚慄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李攀龍

漢所謂良二千石者政平訟理庶民忘歎息愁恨之心也卽黃次翁爲潁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上意而寬和爲名龔少卿爲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而已各稱天下治行第一矣乃今良二千石猶難

之毋坐以爲不可及何哉豈無智能用非其數耳方且
從旁謂我二三兄弟文辭相矜不逵於政雖摛藻如春
華何益於殿最世務狃牾所居靡亂安在其以經術潤
飾吏事也超然自以爲一輩而幸我之敗以甘心則何
用我二三兄弟爲矣往者元美以璽書按察青州諸軍
事所部亡命來山黃海之徒長矛距躍之士翕然解散
使有司無復洗命坐累之憂子相叅識閩中身在圍城
談笑却虜因計偕博士弟子員條上禦倭策宰相至讀
不能置郎有謁閩中諸軍事者未嘗不曰此策具是矣

明卿三黜在去就之間所居稱平似深仞辱我二三兄弟豈爲不効哉毋論君子自好視人太輕始貴後盡卒抵以罔而務不相能即上之臺中省中若建藩陳臬諸執事下之丞尉功曹若縣令長無不相待以爲治而相適以有成此霸所以毋失賢者意而遂願得一切便宜從事迺今之良二千石有則不近利害視勢取附巧爲繫援使游聲譽無米鹽之功而竊高第之賞不則惛惛無辯吏緣爲姦之提衡之術而病神明之稱上陵之不悛下嘗之不救有則迂闊聖化鹵莽勑課欲治之急還

復廢亂危加之慨焉輕省之貌焉過聽偏昵躁不自持
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無從善闕疑之度不則牽於猜
忌馭於嫌疑佯示其求諫之迹而惟恐聽之則彼因以
辭資微見其親仁之名而惟恐昵之則彼因以責直若
存若亡使長者自沮而利其疏似禮似保使故舊自遺
而坐之怨不知一人聽而萬夫緘口智者不敢也非所
昵而姑受其任義者不爲也扱綸錯餌迎而吸之不可
以得勳而長者遠矣因緣其意而與其私猶之暴不公
之心於國人也而故舊駭矣然則有所陳對安得長者

之言而稱之非無智能用非其數而節度淺深適至是而止因坐以二子爲不可及耳今由王生所教戒觀之文辭豈可少乎次翁爲吏自喜即經術亡益安用從獄中受書矣子與令爲汝南何異汀州時文辭經術誠亡當於今之君子然業已爲之我二三兄弟所恃以厭人之幸我者在是而何可使人更謂子與曰太守甚苦書策錮溺吏事旁午經術文辭一切無恙乎子與既無是四者用非其數而又有以厭人之幸我豈爲不効哉余猶識在鉅鹿時子與與元美輒責治鉅鹿狀曰無以國

人慮同舍也子相謂余郎上績書考功乃鉅鹿太守以殿闕我何以私故人明卿亦謂假令朝廷雜問上計吏爾條對失上意在後叩頭謝我以給事中臨飭左右又何忍見爾於此鉅鹿畿輔也余才出子與下甚遠即無是二三兄弟左提右挈子與何患焉余既上計子與與元美輩數過劳我何爲也行治獄使者與明卿信宿我境上何爲也元美繼至一日致獻三日致飲曰太守何得囹圄如此此子與所知又何爲也凡以退而考察所行不欲有名實不相應耳今豈敢言報子與亦謂子與

有意於二三兄弟者如此矣

答董學士用均書　李濂

某不佞始偕計來京師即海內諸搢紳君子言文章必言館閣言館閣必言執事未嘗不私竊慕之安得附青雲覩當代之盛也久之乃辱執事三顧某於逆旅之中而不得亟見坐令從游之願沮於出守至今恨之未有以報此自執事能折節下士而士益以此重執事誦義無窮時顧某何人又至辱所推與謂某文章司馬子長西漢諸名家之流又謂某志行俊偉也其何人而敢處

一於此哉徒以泊比部時多拓落杜門稍類彊直自遂者爾它實無以自見即不自量有所著述亦很下里自好者爲之終未敢齒諸作者之列今不知何以當執事之心且執事以文學親幸之臣而不忘郡縣共理之治是豈獨爲愛其也頃當滛潦爲沴自京畿千里莽[illegible]敝野而禦人白日雖有溝壑孑遺又無以佐公家之急而山東道塞使者冠蓋相屬於敝邑率不能飭廚傳稱其意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其在共上之既無莊助吾丘壽

王嘗爲侍從之登次之順德文不可施以會稽東郡之政即其摛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哉誠自知不免於奉職無狀矣莫不採荒而其拮据爲甚官無蓄藏仰給鄰國方且奉中丞御史臺德意惟謹而何以策功名之會大水之後壞土膏麗錫我來牟將受厥明此非所以慰執事隱惻斯人者乎過此以往庶幾藉以喘息云爾其何人至辱執事也

與徐子與書 于鱗與子與往還書甚多不能備錄存其三　李攀龍

以不佞覩於子與不有今日何以著齟齬之効也然其

枝止於解郡而惜我者亦以隨之今不出彼將謂我何何所不屑而自惕如此即太夫人何以自安一二兄弟賓諧所請惟足下辱爲裁焉日再奉諭圖所起居未就拙刻亦復宿謝子與廢幾無疾病即如明卿已事浮沉人間何不可者而悻悻爲即何得使不佞望見顏色如曩在清河舟中時也

佳集中多不可易之聯不可得之語寵光吾黨鏗鏘異代不佞賴焉即元美所以掛酌二子殊有味乎斯言而日精思便逵似有子與所少今覩丙寅稿數章已詣境

地何以更竢精思蓋詩之辦正唯境地不可至其至其
境地矣精思安在某十二團營一軍吏領神機諸部乞
劑相載聲聞百里此何故氣欲實也精思非氣所爲乎
此固元美養氣之學而以望諸子與子與誠能盡所爲
集以積精蓄思一朝自至併其境地俱泯然後乃令命
不佞以末簡之役俾不佞得以其所至爲敘揄揚明德
庶幾稱效將視元美明卿槖鞬中原聮志不淺不然今
集故已純塵當世膾炙士口不必更造顧所竢方來英
雄窺人尚爲一間不獲我心非兄弟不朽大計也不佞

士讀丙寅稿不勝踊躍曉成大器始敢諄諄期月作苦實課予與必至無疑耳

異日者携許生逐兔盼子城下掠草而射之不覺鼻頭出火耳後生風批脯而食醉見大介遂西走焉秉燭使君之灘雄飲相視抑舷賦詩撰思道故中夜慷慨拊髀於五子復亦不覺髮上指冠意氣交作矣十年之别不可無一晤言如此不佞則爲五子者爲使君非直爲使君也曙發更抵右史之廬散帙揮染戀戀可知踰日乘雪復與右史載酒岱陰諸山谷間栖息諸寺試嘗名理

歸臥東村掩關藥物除夕悠悠蔬粥自愛五尺一童子
灸被而已是時也不知使君左擁吳娃右抱燕姬與彼
海濱遺孽蓼莪藐焉之二孤泣血相對狀復何似也湖
中丞苦愛佳篇三使人索之不佞爲檢百章今所緝釆
不處數十不佞狂僭間易片語勿罪

請一菴唐先生主鄉塾啟　孫樓

蓋聞成周造士肇于鄉論之公聖王作人預于蒙養之
正故大學必基于小學而後知實賴乎先知茲兩浙爲
首善之名藩而群公思端本之善治謹庠序申禮義教

雖飭于黌宮群子弟聯師儒化當先于族黨以故訪鄉識于藍田之呂續院制于紫陽之朱定為易簡之規用成畫一之治顧欲斯文之興起必仰大儒之主盟幸此巨邦生我名世恭惟老先生行高百代名塞兩間壁軒冕而不緇甘衡門以逮老上承列聖之心鑰無有秘而不開下闢多士之道關必由斯而後入以本鐘臺為居身之安宅以討真心為入德之正門是可以占吾道之巳南尤足以證此學之左券也某等薄陳束帛之招用伸千旄之敬導迎高駕表率群材佇望升堂振鐸紹胡

安定之遺風據座橫經陋鄭康成之小技一將造就乎戢儀刑其等無任祈懇之至

署篆德清祭北虞邵先生文　孫樸

緊先生之振鐸兮據皋比于茲堂執經紛其座右兮子衿翼其兩行羅餘不而胥誨兮復朋來乎遐方詎圖程其詞藝兮抑縉性于柔剛襄安定之造士兮並蘇湖而遺芳茲蘇士而湖宦兮軼千古而相碩嗟哲人之其萎兮多士渙而爽傷雖樂聚之無幾兮乃耿訓其瑱瑱後先生盍數禩兮忝綰綬于此邦聆徽音之匪遐兮恍繇

魂其徬徨届廟祀之繹日兮龜食畢而惟良爰采吳淞之芼兮汲月泉以爲漿奠類宮之後寢兮儼神降其冠裳魂則無不之兮又曷眷于故鄉念函丈之月侍兮倏相睽乎七霜百其身而莫贖兮感貫溺于存亡嗚呼尚饗

與山隣王叟書　盛符治

余斅月居城市不出戶庭惟俯首讀黃庭經與老氏之書遂以終日竟不知郛外山青林中廢長松三步樹林挾瓢一往來也道場山麓乃吾廬三徑耳時有數遊村

春雨蒲犂牧豎子牽黃犢數群吹笛上下山坳無恙乎長湖一區瀏瀠雲天扁舟斗笠引一二漁父設餌於蓼花蘆絮之灘白鷗翠羽兩兩而是今無恙乎前岡之上萬枝竹林樓刹掩映其中敲古磬坐蒲團有嬾殘大顛儕掛衲於逃禪悟空之室無恙乎踯板橋綠灣悠哉茅屋數間插槿以爲籬昔有酒家壚在也今亦無恙乎郎且暮間塵鞅稍息風雨不爲讐便當携二三物外之友挑一百杖頭之錢長往於山中或臥黃犢之坡或上漁父之舟或訪僧廬或呼酒人與山靈一傾倒必不甘久

久繫楚囚於城市也亟畀其扶節侯之

復許敬菴書　　陸光祖

頃者所引汲長孺趙充國謂三代而下無幾人執事之論可謂高視千古此言一出足起流俗委靡之弊幸甚幸甚充國之師伯仲伊呂後世惟諸葛孔明羊叔子似之長孺之學有源其道不威而重其政不煩而理漢武帝所謂社稷之臣是也來書云長孺立朝猶獨有遺憾僕未暇覆閱史傳不知執事所指何事無亦以其有積薪之說又不樂外補乎古人於其意所不安無復矯飾

且當時君臣之際有懷必吐若家人父子然今世則朋友之間此道絕矣是未足以短汲公也嘗謂漢世人材視古最近唐宋以來漸愈不及以想像論議日入於精微而朴厚反躬之道益衰也譬之花卉漢猶含菠敷蕚之時宋以降則爛熳闌珊之後也知此則知本末質文之辨矣宋人以道學自名往往藐視前哲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卒之枝葉盛而寔用虧其病至今莫救也今之時又益甚矣高談性命妄意孔顏而退考其素有反不若鄉里小人硜硜自好其殆孟氏所譏行不掩言者

耶執事素隆寔學又居黜陟進退之司悼時憫俗障狂瀾而挽頹風非執事其孰望之來敎又諭僕完養待用執事之愛僕厚矣僕豈敢欺執事哉僕自少而有宇內之志每聞四方有事至爲廢食今雖身在林巖豈能一日而忘世乎然人性情識器各有所宜縱使夔龍巢許易地而爲之則兩無成矣况僕試用不效自知甚明若復苟覬異時進用則無耻不量之尤者雖執事亦當弃而絕之僕誠愚闇萬萬知其不可近荅胡小渠王貞菴書執事從二君取觀鄙懷可畧見並諸惟爲道加愛不

盡言

長生鹿銘　　陸光祖

長生鹿送法華寺用心猥養繫銘于角銘曰

野性難馴吾弗牿爾形空山多獰爾無戕爾生

贈霽翁尊師吳先生督學山東序　　張居正

往嘉靖丁未海內通戴記之士畢試於禮部是時翰林

陳先生比部吳先生寔董較閱蓋中試者總二十有二

人夫二先生皆世所稱通識鉅儒也諸士徼時厚倖獲

所依歸及奉教於二先生久則見其行議卓犖有瑰瑋

鴻廓之覲蓋私心幸慶之焉竊計以爲如二先生者誠令專造士之業董作人之任以其學樹幟於時則所振起當不啻吾曹千百而陳先生則在內庭以論思獻納爲職不得處外居數年會山東督學缺部議視諸曹中文行最著者咸莫如吳先生遂以先生行乃君正竊言於衆曰今茲先生之學且大行矣夫樂之於馬也不擇駑良然得騏驥騕褭則其御愈精倕之於材也不較枉直然得楩梓豫章則其工愈妙夫山東者齊魯之區其綜於儒學蓋自古記之矣斯亦先生之騏驥豫章已雖

然願有以質於先生居正少時見諸學士鉅公稱人之文曰其人也文也他日且爲節士已而果節士其人也文也他日且爲才卿已而果爲才卿彼所闇者不越篇章觚簡之間而稽終究用如執左券以待合離不憊者今世學者含菁咀華選詞比艷蓋人人能矣至究其實則哉行業盭戾先後殊詭也豈昔之學者達於衷而今之學者辯於口耶夫嫫質而嬙飾則視者眩乎擯而葆石瑚賈者喧故竊言者棄德之竇也縟采者彫朽之飾也韈黼者剽文之究也挹波者塞源之竇也士有此四

者即燁如春華奚益矣夫志意不一不可以議行趣舍滑觀不可以識蹟其欲興復古學以新士業唯在抑浮端習哉異日者見齊魯諸生其也節士其也才卿曰此吳先生之徒也則居正輩且却三舍避之矣

奉寄霽寰先生書二首　　張居正

拜敬瑶函翰諭盈楮寵以同心之言欣以述作之執皆非愚昧之所敢承也竊嘗以為文章之事能使枯幹發榮涸澤生流宣天人之湮鬱嘘造化之靈籟故搢夫紳掘莫不好焉然自兩漢以來觚翰之士殫思畢力欲方

施於世者何可勝道樹幟登壇數家而已何則才爲函圖大則踸踔而不前此慳於天者也摛華而寡識則率櫞而易萎此啬於養者也才贍矣養充矣或身涉世網機務嬰懷則神疲於鞅掌慮散於紛紜此沉於俗者也持斯三物以方昔賢千年一人猶爲朏膊耳仰惟吾師儁才天啟厚養內充然又托跡簪紱結慮煙霞處和養恬在囂恒寂則此三者實兼之矣比讀偉製大篇詞工意贍固無容喙乃其屬意指切類皆有超世越俗之見自愧淺薄徒望洋向若無能仰窺其萬一又敢妄意作

者之事乎乃若岩間泉畔遝杖隨輪追沂水之清塵挹輞川之逸躅肩瓢載笠蒸栗煮茗時以隻彈偏響參之韶頀之間則妄謂或可庶幾耳

吾師以高世之行而文之以學術不肖輩所以傾心而宗仰者非以出自門牆阿其所好也邇來風尚雖稍異昔時然其樂因循而憚振勵喜承事而惡矜莊匿本情而尚浮僞工擠陷而眩名實習氣入人之深已痼難療一違其好則蒙嫱施以不潔指夷由以攫金亦忍爲之即知吾師而言者務以相詆則以此四端者爲之招耳

嗟夫嶢嶢皦皦之不免於世也豈獨今之時爲然哉

史記評林序　王世貞

太史公史記成於天漢而重於宣元之間班固氏欲自伸其業故互見其瑜瑕而王充劉知幾因之皆有所掊駁而其錯節衍語異者與旨未易通解以故徐廣輩沿裴駰鄒誕生劉伯莊司馬貞張守節之流咸爲之訓故考索學士大夫乃始彬彬成誦矣然自東京以前往往撫掇其體裁而潤畧於辭法至陸機劉勰輩乃稍頌稱其文而後世因之第名爲之小牴而實爲之祖述者班

固氏也六朝鶩綺靡毋論非指嚮所在途轍殊矣其最稱能尊史記者毋若唐宋人然知或小近而力不足其甚乃不過邯鄲之步陽爲慕之而陰與悖又何取也明興皇猷之渙發與元精之鬱浡倍屣往古而其能爲太史公者迺不出英憲而上不登臺閣學士大夫不無三致憾焉北地而後乃始彬彬蓋至於今而閭閻𦍑諸操觚之士腹笥吻筆亡適而非太史公噫嘻亦盛矣哉第訓詁之家所傳聞異辭苦於不能徧而習者不得於事則姑傅會以文之不得於旨則姑穿鑿以逆之眯法

於篇則姑捋其句脉法於句則姑剟其字膚立者持門戶皮相者務影響栩栩然自謂入龍門之室而不知其轍望砥柱之杪而背馳矣世貞曰余讀史記者三嘗掩卷而歎其未逮也乃今凌際叔先之矣際叔之為史記也其言則自註釋以至贊隲其人則自二漢以及嘉隆無所不附載而時時旁引它子史以已意撮其勝而為之宜明蓋一發篇而瞭然若指掌又林然若列瓌寶於肆而探之也自今而後有能紹明司馬之統而稱良史至文者舍際叔奚擇哉或謂褚先生之續武紀與他傳

也胡以弗删也曰際叔注述者也非任删者也其既已知之毋嫌乎武夫之消壁也然何以稱評林也夫有訓詁者在而獨稱評志評也其於際叔取志焉可也

徐天目先生集序

王世貞

徐天目先生者故江西左使中行也家居天目山之陽因自號天目山人云先生卒豫章時其遺稿多散佚而君弟敬美走治喪事搗之僅得十之六以屬其門人郭造卿蓋三載而始致自造卿所張司馬肖甫時領浙爲梓行之從子詠曁謂知先生毋若不佞宜有序不佞故

已倦筆研且聞之策諸生者云天下蓋有文章之士爾吻而談先秦衙韻而卑大曆一操觚則謂千古盛事一語稍合則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意味稍同則曉曉然而謂努力中原鞭弭當世始而倡之者一二人既而和者數十人又其後人人能矣其言人人能者妄然竟以是獲時趣人以謂不佞若豈其十二人人耶不佞老忽忘前語于鱗或有之然此一二人自于鱗外不先生當亦不佞于鱗歿先生今又歿而不佞復序先生集丘論即不能爲先生重世用是見訾詆即序之而嚋信之旅

輩曰不然微夫人而知家先生者不加益也微夫人而不知家先生者亦不加益也毋論家先生倡弟吾子倡而家先生和誰曰不可且吾子之善家先生天下莫不知奈何以一時嫌而避弃其生平不佞無以應乃謂詠輩何俟余言子之家先生摧文辭而衷者無過何信陽御其大略曰鄙人之言何知文士往往辭行遂以槩天下賢者謂不得與節義齒則投管歎之士之經緯兩儀彌綸三極其次恢展鴻猷潤色洪業又次闡時政得失主文譎諫勸戒所由昭焉節義其一支耳何言不得齒

也則彼所稱士之能文譬之農服耜工之貿易其本業者抑何重輕縣殊也夫先生雖要於重文事至乃高自矜詡黨同伐異相持撅而不能相下如彼所稱斷斷乎無之不佞與先生友三十年生平無移市色不作仰天眼畀異自牧況愛容衆覩恠煦煦其所遘苟一能操染即傾心事之不必均稱也得一當心語即激賞而進之不必盡同調也已有所結撰出而合乎古即歎然曰吾尚未敢當執鞭進而古人所未經道更自疑曰得無離等蓋絕之二子以故先生於文章有實勝而無名高今

其集具在諸詩感發情止性喻象比意或清而和或洸而雄緩急促節變化種種然以引於左準右繩無弗合也詩餘之文辨而不激叙事之文㠯而能潔發意之文暢而歸典不知於西京何如東京而下當無復有賢於先生者且夫靈均不爲近體而先生與于鱗不爲騷則終始不相覯已何言求也夫餖飣古文奇字期駴目洞心而止以此苛責于鱗或有之先生集具在籍令坦腹而受彈射焉在宋前嗟乎如此而又何難倡焉先生爲文名家餘三十年然天子信其人不以忌故而廢其稱

長者歿之日不能周棺殮其鄉人哭於鄉所後先治吏民哭於其地落被一顧盼者趣而赴哭於喪咸若一則文士鮮行所三歎於信陽氏者先生深肯哉語有之與媾爲鬭孰知其故命爲驟貴者有所齮齕示舍而傳絳灌之樸以自植趣好者增樹牙頰肆言而挫相形之敵以示親此故也夫安能不一辨雖然先生之茲集行天下後世要必有皎然者道並行而不相悖何爲乎言哉余贅矣余乃贅矣

萬姓統譜序 節文　　王世貞

盖自唐宋而來其譜姓毋慮數十家而吳興凌大夫始合而爲一其源別郡望條著臚列而諸能以姓顯者咸附焉凌大夫之言曰我非以眩靡也將使夫探源者油然而毋胥戕賊也汸然而毋至爲僭亂也於世道將小補哉雖然孰是以稽古今之能顯者謂之姓史可也凌大夫名其壯而觧郡綬歸而著書成一家言茲亦其卓然者

凌玄晏赫蹏書序　　王世貞

王子曰盖余嘗爲吳興凌大夫敘書牘云居數歲而復

爲大夫孫玄晏序所謂赫蹏書者何以稱赫蹏也按班史趙后傳篋有裹藥二枚赫蹏應劭曰薄小紙也玄晏之爲書大者數百千言矣稱赫蹏示抑也夫何以再爲凌氏敘書牘也凌之先至玄晏業文章無慮數輩而獨玄晏與大夫最著度玄晏與大夫他文無慮十餘種而獨書牘最著者夫書牘何以最他文也人固有隔千里異胡越大之不能抒冊素細之不能訖暄凉矣得尺一之札而若覿是以筆爲面也有卒然訥於口不能以辭通矣歸而假尺一之札上之而若奉是以筆爲口也故

夫他文之爲用方而書牘之用圓也意不盡則文盡則止繁簡因濃淡而摹而不務強其所未至故夫它文之爲體方而書牘之體圓也書牘之所稱最他文有以也蓋玄旻之於他文工矣意獨愛其所撰書牘既抑而名之赫蹏而顧以序請曰不幸有霜露之恙即一旦不諱誰爲定予言者夫玄旻之年甫二十四捨而就醫藥何恙不已而戚戚焉身後之是慮以予之倍年而長玄旻者何覬哉雖然子産蕞爾鄭耳一辭命之善而晉楚事爲賓國而不敢易至於今誦之不衰玄旻多賢豪長者

游有所折行而專之者寧非書牘力也玄晏即不盡假是以爲天下後世知然所以知玄晏者要在是乎哉

贈別汪惟一序　王世貞

新安汪惟一生毁家而業古文辭嘗以師禮禮故人徐左使子與巳北走濟上禮李觀察于鱗如子與巳又東走吳禮余如于鱗余固謝不敢當而是時惟一所推督者汪司馬伯玉所慕説者余弟臬副敬美及吳大參國倫巳又久之而子與卒官江西惟一自家奔哭于江西弗及則又奔哭長與之廬歎曰何以報夫子地下走謁

余叩頭以子與婦之命請曰願得子一言以文麗牲之
石余謝不敏謂惟一鄉者吾入雪哭子與業許之矣待
其家以狀來夫豈唯余言將七尺之最負與善力任之
則又謂惟一如斯而已乎曰不依歸而以墓中之石請
吾司馬如斯而已乎曰不依之侯司馬有成諾也治舟
而之江右謁臬劇以傳請溯江而上至楚謁大叅以誄
前及不佞之未辱螻螘而有以復夫子也蓋惟一之留
余里者且兩月而子與之初稱子者自以子去而其子
來稱嗣孫者少孱畏其大毋妒又無所謀狀久不繼問

惟一内煎迫舌爲燋卷謀復走長興趣其家狀且行矣
一時諸友生義其爲賦詩以贈余開夫傷于雲李而葬
安陵坂上所厚善獨沛郡桓君山弟子獨鉅鹿侯芭君
山爲斂諸公賻起祠塋芭負土作墳而已亦未有以文
之自楊太尉景謁者袁三老王封丘輩之殁諸門生故
吏乃稍能於所謂麗牲之石爲辭以紀而碑陰則皆識
其門故名氏以昭示永永且以愧夫翟公之所謂交情
者至崔子玉之傳張河門蔡伯喈之傳橋太尉陳文範
郭有道則爲之後者或其徒又能以天下之文文天下

士其文與其人兩相待而成其朽亦難矣哉予餘年而得惟一也然予於雲之厚善獨植君山其門弟子獨侯芭計其所受益於子雲者不啻深而所報僅若此予與厚善滿天下其束贄而稱門弟子當亦不下數十百人而今乃僅一惟一何也顧其所受益不過詩酒談笑之緒非有太玄法言之受而惟一者得墓碑不已而又欲并得夫志銘傳誄以慰其師地下所稱報又何如也王封丘之門人有杖而斬三年者其徒或以爲過惟一寧爲三年跡而已乎惟一行矣諸友生業賦詩以義之故毋

乃曰亦義哉則非余所望也

賀大司空印川潘公治河功成序　　王世貞

潘公之尉吳與三載所而天子思公治河功俾以故節撫江右久之入為少司冦未上河復奏决詔起公為御史大夫領左司空以軍興法治河得便宜從事諸河隄使者自青齊而下至黃綬皆聽約束公乃大集羣吏而詢之曰今者與若治疇亟也夫漕河之有南北也淮實蔿之其北自徐而南抵淮則皆受黃河之水黃河溢而旁决則淮以北皆魚而河之故道細而不能漕淮河得

黃河而浸益巨其尾閭洩於海而旁入維揚之漕河其半受淮之水尾閭壅而不得洩則旁入者怒而潰淮以南皆魚而河之故道與決田共而不能漕今者與若治疇亟也或對曰北河決而河涸不能漕也姑棄之其決可漕也則加導焉淮挾黃河而下莫捍也將為支河以殺之乎尾閭壅矣其泥百里誰能鑿而畚鍤也將別為道乎公歎曰不然棄故河一棄不復也因決而漕易於也開支河河不行[illegible]也別道海鑿空不易也吾其先疏尾閭乎則又以鑿而畚鍤難之公乃操輕舸循海口周

覽而歎曰吾得之矣夫河多潰而不入海者海以淤抑逆也河性猛而不能決淤而入海者以多潰而力分也欲疏淤則莫若使河順流而力專欲河力專則莫若高堅其隄捍欲防河之善潰則莫若於隄捍之外爲遥堤以郭之使潰河有所過而歸於一議者塞公乃偕督漕少司徒江公具以其説上請　天子覽而是之與今相國張公謀下其疏大司空大司空熟計利便上報可公縣是大庀郡國材力盡淮南北而里分之謂郎中余君汝率若屬維是淮北桃源古城之南隄及增築之決口

塞之當爲壩若閘若治之謂參政龔君汝亭若屬維是
徐邳之役視如參謂參政游君汝亭若屬維是靈睢象
山徐州之役視如龔謂臬副張君汝亭若屬維是泰源
之北岸至徐州南岸役視如游謂臬僉朱君汝亭若屬
維是睢寧之南岸役視如張又謂郎中張君汝亭若屬
維是淮南高家堰而北出閘治淮之隄增治之决口塞
之當爲壩若閘若築之謂主事陳君汝亭若屬維是清
江浦之役視如張復謂臬副張君汝亭若屬維是淮安
之新城北舊隄柳浦灣高家嶺之役視如陳謂臬僉史

君汝率若屬維是實應之役視如張謂楊守虞君汝舉若屬導高廟至儀眞淺謂淮守宋君汝率若屬治汝鄙之閘若壩既僝工公乃偕江公往來拊循之諸君亦自勉與吏士分功版築間不浹歲而告成事大約省費計初額減十之五役夫數十萬無饑寒死者河卒出故道迫於隄而不得潰則專力以之海海若埽而闢者河得海則不移怒淮以南諸州邑之浸盡出而爲南畝天子嘉河之復也與歲漕之登額也特進公大司空加太子少保予一子官賜白金二十鎰而殺文幣四各有副江公

遷如公故官而余君游君輩亦以序受顯擢諸吏卒褒賞過望於是二三君子相與稱公之石畫而荷公休以不佞素習公走幣數千里徵言以為賀公後先凡三治河河功輒就而其再治而再報罷也不佞寔以而忝政焉若輩請而贈之言今者何能辭不佞蓋三復公疏而歎曰純臣哉潘公也公之最後命加重矣天子委河政公舉大司農水衡賦而聽之即公胡不捐數百萬金錢以因決而為新河張大其功伐樹八赤碑而命之曰此潘公河也即又胡不捐數百萬金錢以別鑿尾閭之口

而張其功伐樹八赤碑而命之曰此潘公通海莊泗衙
歷歷焉即故河而惟左右隄之是飭卒之河海之壅閼
而漕不病乃其告成事不過曰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而
已推公意寧不獲以其身當上賞不欲使國被實費而
河御實利於戲豈不亦皦然純臣哉不佞嘗讀河渠溝
洫諸書終始西京二百年所治河不過能避河害而已
自用守睿係言而山東之餉罷未有能引之爲利者夫
以孝武之暴悍必罰而汲黯鄭當時塞瓠子之決輒壞
而罰不報其後使者王延世塞館陶金隄之決功至微

勘耳賜之秩中二千石爵關内侯黄金百斤甫二歲而河復决大將軍鳳言之而不以謫延世及再塞而復拜黄金之賜如昔彼其譴罰崇賞視軍興令獨天淵殊哉豈有私故哉以河變無形而功不易也今公所告成事不惟去河害而長有河利且天子坐明堂享六服康䋲所不加而肺腑喉咽之地得潘公爲之植公縱不自名功所褒賜毋論延世輩又何下陶唐之於姒氏哉不佞竊謂公之功也其言借水攻沙以水治水則百世功也聖人復起不易矣諸君試以賀潘公且質之

羔羊居士飲中八仙歌跋　王世貞

羔羊居士者名升逸老其字也宣和中嘗以草書進御得官此卷少陵八仙歌暮年紛披老筆有懷素揚景度遺意乃其字逸老遂欲弟視右軍何也得非所謂騎驢駸駸欲度驊騮前耶楊用修識其意第疑其爲南唐王文秉則大謬矣

仙奕圖跋　王世貞

仙奕圖今在張伯起家初無冷起敬題欵止據張三丰一跋爲二仙遺跡故見重耳然跋内稱與宋司戶參軍

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府覩唐李思訓將軍之畫按爾

遠與孟頫生不相及復稱以此圖奉送太師元老淇國

丘公而末云永樂壬辰三丰遯老書尤可笑攷壬辰爲

永樂十年而前是五年丁亥 上遣胡濙訪三丰於

武當則先期已隱化矣七年己丑丘淇公敗沒於漠北

全家謫游南矣豈有至壬辰而三丰復出淇公更生者

耶鄰太僕號博浹而此易事不能辨何也

衎按三丰全跋載震澤長語觀弇州之辨則所云至

元中游霅川固自難憑

顏魯公書竹山潘氏堂聯句跋

王世貞

唐太師魯郡文忠公在吳興日宴客於竹山潘氏堂聯句而手書之凡十九人如處士陸羽僧皎然李觀房夔輩皆知名士而所謂粲顏須者於公爲子姓皆有文行官爵具家廟碑中公此書遒勁雄逸而時時吐姿媚眞蠶頭鼠尾得意筆大較與家廟碑頡頏而此乃手跡又當遠勝之第宣和書譜寔載之目錄而考無祐陵御題及宣和瓢印前僅冠以緝熈殿章而後有米元暉鑑定跋緝熈殿理宗朝所建也雖隆準宛然能無邯鄲子輿之

戢乎哉不知清康之變玉盌金魚散在人間雖以光堯聰勇爵餅金購募而應者折洗去之小米能別吾不能別所以戢為諱其自至理宗日始加以秘殿章識耳此事與楊少師神仙起居法極相類晉府圖書則當見於恭王以永樂之籍入紀綱手而後佚之如高克明雪霽山行之類不可勝紀余既書此人或笑余試當以八法為真賞不當瑣瑣出處令後人目以為黃長睿也

題僧梵隆畫十六大阿羅漢卷　　王世貞

宋汝陽歌謂梵隆以畫名一時思陵稱其與李龍眠伯

仲此卷畫十六大應真及山神羅剎猨猊龍虎之類行筆極精細古雅而精彩煥發一展卷間恍然覺此身如入五臺國淸與阿羅漢對語眉睫鼻孔皆動吾不知於尉遲乙僧吳道元如何信不在龍眠下也獨惟此僧筆妙絕乃爾而畫譜不詳不審其故題語多宋元名僧是石霜趙州棒喝派後三跋出武進薛應旂太原王道行與余雖頗掇拾禪門糠覈譬之窮措大把刀箭手勢不似也

題梵隆羅漢　　王世貞

咄汝十六大阿羅漢化身三千大千有無功成行圓却入隆師指間謂汝是阿羅漢法在何處謂汝不是阿羅漢汝在何處咦即不在隆師指間却在居士鼻孔毛窠覓之畢竟不得無可奈何而已

再題梵隆羅漢卷　王世貞

後考得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吳興人思陵極喜其畫見輒爲品題之其白描人物山水皆師李伯時氣韻小不逮耳眞吾九友齋中方外佳侶也

題錢舜舉畫陶徵君歸去來辭後　王世貞

吳興錢選舜舉畫陶元亮歸去來辭獨多余所見凡數
本而此卷最古雅翩翩有龍眠松雪遺意弟少郡值僕
觀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一段柴桑景嘗慨
兵燹時不免破鏡耳宋南宮仲溫以章法書此辭遒婉
勁媚郡堪作三絕也錢太宰溥謝少宗伯宇馬太常紹
榮竭歷而趨仲溫尚不至郡鄭步馬初周周姓後始復
故余病痁初起值小涼跋此忽憶南史載元亮與彭城
劉遺民雁門周續之同隱匡廬傍時謂之潯陽三隱元
亮任真樂天寘跡隱顯故當推為龍首遺民跡挂塵外

而栖心淨土猶涉趣舍聊屈稱腹續之金華之學者璧九重竟接萬乘雖不脣蟬見而移止鍾山以殁猶恐不猶尾耳今世三尺兒知有元亮而無能舉遺民續之者故附志於此

錢舜舉畫李白觀瀑圖跋　王世貞

右錢選舜舉寫李青蓮觀開先瀑布圖毋論此君神采欲飛動即一騎一從亦見生色唯兩瀑不甚雄少直下三千尺勢當由小箬邊幅耳圖後綴舜舉一詩不免蛙足又有劉文成宋文憲胡少參三詩皆名手而首則[illegible]

大紳印記及小楷五字絕佳當時劉宋題後歸大紳面文穆始題之耳後爲上海朱太學邦憲家物邦憲余故人也白皙美姿容酒態絕出青蓮上詩亦雁行殁可二十年矣嗣子上林家敎舉以遺余憶在人間世作太白觀在上林所作邦憲觀亦可也余何所與爲成二歌題後還之上林聊寓雪鴻之跡而已

書趙松雪集後　王世貞

余嘗謂吳興趙文敏公孟頫風流才藝惟吾郡文待詔徵明可以當之而亦少有差次其同者詩文也書畫也

又皆以薦辟起家趙詩小壯而俗文稍雅而弱其淺同也文皆暢利而乏深沉其離古同也書小楷趙不能去俗文不能去纖其精絕同也行押則趙于三王遜而文不能近少遜也置書則文復少遜也八分古隸則文勝小篆則趙勝也然而篆不勝隸書則趙之在唐宋人深而文少淺其天趣同也其鑒賞博考復同也位在趙至一品而文僅登一命壽則文踰九齡而趙僅垂七袠異也若出處大節之異前輩固已紛紛言之獨趙集有述太傅丞相伯顏德一章中所云輿地久已裂車書當會

同又云六合仰照耀一方顒顒蒙鳴呼元誠而親王宋社誠屋伯顏誠賢有功豈而所宜言者何有爵無心至此也吾待詔不與同年語也

趙松雪墨蹟跋　　王世貞

趙吳興擬古五首尖利遒逸出入李北海所謂本色書也趙有本色書猶沈啟南有本色畫第非最上乘耳然結法無一筆失度要之極眞無可疑者末一札稍自放逸以不經意故佳耳書雖却可咲稱無等僧錄吾兒無等者僧字也然前後自署名唯謹至吾兒二字輒提上

蓋公篤於俟佛其夫火管氏致書中峯和尚稱女弟子
而公所度墳庵僧即拜公爲義父以故書辭中皆僧俗
兩家事使世眼人見之鮮不以爲贋者第果贋筆却不
作理外稱謂也

書趙松雪手書十五詩後　　王世貞

趙吳興自謂此十五首不讓唐人中間致語如北來風
俗猶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白鷗自信無機事玄鳥猶
知有歲華平生能着幾緉屐負郭何須二頃田白露已
零秋草綠斜陽雖好暮雲稠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

老望旌旗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其所遇
使事間出唐人表所以不及唐人亦坐此若書法則落
不掩態嫵不勝骨上可以入大令室下亦踞北海客右
矣據題延祐五年書付從子玠是公爲翰林學士承旨
最承恩日也蓋六十有四歲矣以故書法入化境如此
跋尾子俊者玠字也公集中有倡和詩其書如王謝家
子弟雖散髮躡屐亦自有富貴門風

趙吳興管夫人仲穆三札跋　王世貞

趙承旨與婦魏國管夫人子仲穆總管各有寄中峯禪

師書一通吾弟敬美得而寶之又爲志之計中縑所得趙公家竿尺故不止此公行狀稱元延祐帝及太后愛公翰墨有應制則命管夫人與仲穆副其體而藏之秘閣曰令後世知子昂父子夫婦皆工八法也今王法下後先欲得公筆作藏寶弟公一瓣心香則寫幻住菴久矣逃虛老人何用復嘵嘵爲空門飾蛇足然老人書於自適豿堪與幻住守衣鉢惜署尾失計稱壽宮少師

趙吳興詩蹟跋二首　王世貞

趙吳興詩落句云榴花心似鐵此老恐未渠能爾然其

句法之遒健與結筆之勁挺鐵恐不如也陳生強我題眞佛頭拋糞赧然久之

吳興筆篆行草遒逸飛動似米顛而骨勝之然不可遏遏則班彥功矣落句云白鳥忽飛來青天一片雲殊稱是

書趙吳興眞草千文後　王世貞

永禪師書眞草千文後先散施江左僧寺益千餘年而余於會稽董文玉侍郎家覩八百本中之一本自恨此生如值阿閦國一見不再見今年在敬美弟處獲覩趙

吳興此紙所謂煥如神明頓還舊觀者非耶其結法遒緊圓潤工力悉敵而波磔之際往往鋒鍛中發異趣陵倜之氣爲之一洗跋尾皆國初名士如宋承旨父子王待制胡山長蘇太史吳殿學名版中有眼者然不肯作僕此狂語僕老矣後必有以爲知言者

二趙書歸去來辭跋　王世貞

余生平好靖節之爲人而不能忍饑又不任負耒中閭強顏一出益望而愧之獨於其文章雖愧之而不能釋手今年春得此卷於幼于以爲二趙名筆謂千里誦子

昂書也畫中草樹俱秀發而人物尤精雅有生趣昔北宋筆何止千里若子昂則紛披縱放老手出入北海不復尋山陰門逕矣署尾稱延祐七年八月書於杭州鹽橋寓舍考之傳公以六年自學士承旨予告還吳三年而卒其時葢六十七亦可以書此辭惜小晚耳題此重爲憮然

黃鶴山樵雲林小隱圖跋　王世貞

黃鶴山樵王叔明爲錢塘崔彥暉作雲林小隱圖叔明所長在重巖複嶂楓丹栗黃宏麗之致耳而此圖則清

遠谿變大有北苑襄陽妙致驟視之以爲大癡老人又疑老人不辦是也圖後意似小米盡問之王百穀云猶及見全本蓋少有漶漫爲裝師裁去耳題署者僧泐季潭叔明既手書所撰雲林辭而同時爲辭賦記敍詩歌者凡廿七人多佳士而余所知僅山陰王稱金華蘇伯衡始豐徐一夔嘉興鮑恂桐廬俞和臨安錢宰會稽唐愚士而已沈道楨戲謂余惜不及文待詔生當一一爲考以報蓋待詔最能詳勝國先朝士大夫始末故也歸而書之以志余陋

題王叔明湖山清曉圖　王世貞

叔明乃文敏宅相故於丹青獨玅冠一時余所見多矣其向背出沒皴點分埋小不無虔禮之恨獨此卷最爲超絶曉色初動湖翠山紫直撲人眼睫間其樹皆作白蓮社中法尤見古雅非近峯數拳鬭以爲摩詰不亦公譽矣嘆賞之不足故歌之而仍題其後

題聚芳亭卷後　王世貞

吳興山水號清遠其在唐宋時以園亭之勝埒宛洛而自余游吳興求其跡而不可得間以故典考所謂亭館

以披翫卉木者唐開成中楊刺史漢公爲園於白蘋洲而亭之曰集芳見白少傅樂天記宋牟端明子才爲園於郡宮而亭之曰芳菲見周弁陽公謹雜識至元時閔提舉介甫爲園於近郊而亭之曰聚芳見陳進士遇記三亭大抵命意相埒其故址隨後先廢而獨介甫能合一時之知詞翰者爲之記若詩其七世孫少保莊懿公又能求故李文正公爲之題其端而志其殿以詠不朽亦可謂能世業也已莊懿公從子宗伯公婁起爲郡冠帶著姓今其居雖少徙而喬木鼎舍固照映菰茗閒諸

孫一催菲又擬余片言繼其後嗚呼天下之至不易久存者人耳其次則亭館舟木耳然余劉故欲求亭館舟木之跡於其墟而不可得人之片言而若新何也册乃所恃以久存者又人乎其亦可慨而思矣

淩中丞書金剛經後　　王世貞

晉世諸賢好寫河上公道德經自褚河南聖教序後乃始有書釋經典者而金剛經獨蘇眉山趙吳興往往作行楷散施阿蘭若金剛經是佛真諦語故非他經比也中丞淩公書此經全用鐵門限筆圓勁有結體得臨池

三昧蓋百餘年而復歸之公孫比部豈古先生所爲善護念菩屬付者至是始驗耶因爲題數言于後　若不見眞相願以自護持若見不眞相願以施比丘若得見眞相無護亦無施

凌中丞臨子敬洛神賦跋　王世貞

昔人謂右軍書黄庭如飛天仙人曹娥碑如幼女漂流於波間若大令此賦則仙人凌洛波容與而不憔悴蓋兼之者也讒懸云子敬好寫洛神人間合有數十本余所見古刻獨十三行及無全本耳十三行勢稍竦側而

用筆重翩翩若迅鶻余本筆輕微而秀媚偃逸姿態不可言此帖爲故中丞凌公所臨蘊全本也公仕 仁宣 朝至中執法以嚴重稱公則閒結法清婉乃爾太史公見留侯像能不憮歎已已余來吳與公之諸孫工部君寳藏之而閒以示余屢幾吾家石泉男之爲右軍大令孫者矣因識其後

跋李于鱗贈徐汝寧子與序後　　王世貞

我輩歷落崎嶔人無所不可饒作循吏如西門豹不免落褚先生滑稽傳中何足道哉于鱗獨嘵嘵鳴其不平

豈眞有不足耶爲之一咲

跋送徐長谷詩後

王世貞

余以巳巳閏六月過長谷先生飯是時先生甚健進肉斛兩頰經膩出一紙授余曰此羅仙翁書也書兼正行體筆小龐然不甚跡慢其辭亦多養生家指且云有異身蓄之十年與先生爲蓬萊之契方厭句曲多人事而史少卿際來迎煉藥于玉陽山房當以七月初赴微仙翁貌云蒼頭寔見之髮雪且秃而色渥丹問其年云百三十八矣楚人嘗舉成化間進士至大祭余甚異之七

月而先生書來告如約余因爲二律詩以贈其人舟學先生泛太湖而北過玉陽山房會余有錢塘之行可半月許歸再訪先生則捐館哉身一木矣不勝駭愕先生之子云抵少卿所一夕暴下而所謂羅翁者絕不來叩少卿則亦未嘗迎也先生意憤憤輒發輒病利增劇然病中作答予詩一章句新而筆勁若無他者囑其子曰爲我持謝王君俄而不起矣余後過蘆尚書吳參政唐比部皆好談養生者云俱得羅書書大抵如前指又倣尚書筆爲薦於蔣河間而考之成化中羅姓登第無楚

人且百三十八年胡寥寥至於今而始著也羅事不足深論獨歎生世之無憑如釋氏所謂一剎那間者而余與先生得之晚而失之易爲可悲耳會先生子出絹素索書二詩乃爲記其事而志余感于後

跋蔡侍郎詩　王世貞

子木於余爲先進而齒位不甚高故於燕中詩相規酒栢狎也此卷距今二十有八年其捐館亦十二年矣覽之不勝山陽之慨

跋吳峻伯詞　王世貞

峻伯爲比部郎時與余同舍長夏無事鹽和鞶精遂寄此一卷詩時得清語但謝未去傷耳書法亦疏研但雷未離弱耳當是時峻伯名甚盛欲折節於余與于鱗山東以後頓長一格後官漸高不復能爾也初夏曬書爲手裝藏之時峻伯久捐館季子稼澄翩翩起矣

與徐子輿書十四首　王世貞

陌上握手遂成河山欲步復却踟蹰道途黯然之語更謂未盡册次拜｜｜絕之賜擊節按歌浮雲不流自吾與子邂逅省署各薦其素竟諾爲一于鱗寔九合之海內

名俊豈曰之人歸就吾黨愈自愛也曾未幾時茂泰卻
軌於鄴下公竟返耕於南海僕亦從此逝矣吾子倘遂
分司于鰷了栖不益孤耶秋風蓴鱸政自漸迫僕非不
厭京土非不思故鄉海內豪傑自少知我益稀不得不
悲耳明春買舟倣子於吳宮之側大劇醉也
寄來且讀五古一章悵然有餘悲矣吳中之約殷其可
望弟某此身尚在羅網間雖將冷肥尺就釜則易耳更
憶招提神傷之甚恒時作別不至是劇殆有驅吾涕淚
者怪哉比得汎諜一日便了拙有餘日泥濁前典區區

得失不足復掛齒頰邪世事如此寧唯剃牀守㝗雖大無復着眼足下謝何谷永有云萬里之外以身爲本慮一旦傷尊慈殞倅自傲然中多懣懣不下耳

僕頃治英州牘得足下道書良慰諸詩大奇勝燕中汝故若二子詩茲時巳出晉來活吾吳民矣子嶼王我於邢也于刺陳淵蔡姬若玉巵爲壽醉分十二體各賦之爭都樓詩成覺太衍嵯峨作欲壓城狀旋於黃榆馬陵置頓且命駕矣風雨如淜滂流潦縱橫直妬我哉秦中之役乃其人乍開眼當復啚爾不然海內如某者而猶

今之躑躅螬食之餘耶業爲老親不得遂掛冠昨取先後稿大半先得賦一卷四言古一卷樂府三卷五言古三卷律四卷排律二卷絕一卷七言古二卷律三卷絕一卷雜文十一卷凡三十餘萬言足下以爲何如道經吳門可屬使者尊重一訪仲蔚蓬蒿否吾刻其詩未完先上盧謝集高士贊外疏稿三册足下莫或須之否于相爲致足下書及詩因具起居之詳察髯畏若髮都白耶僕亦有二三十莖許變者哀態侵尋故不免作有情癡耳晨見燕中信僕乃得青州一老兵刀筆九歲役

着黃皮袴褶稱主人長槍大劍中眞爲羊裘所哄且從家君處覓過殘歲便之鎭矣子相無恙詩思似小衰止大抵避名其如哭往何哉

青州稱小康刀筆之暇性思益奇但欲作送徐汀州詩輒爲它事所間不復成語竟不知何祥也

吾與足下既無奈世人何獨鬪此身在耳六詩俱入妙境乃是病令蕭滓盡去吾比以清明掃祭感愴之餘日爲濁醪所驅都無復致勉爾酬塞不足存也

野人無復世念所不釋然者足下及明卿耳明卿不從

吾吳往返何由得其耗然似於仕路漸無恙也

九月中游陽羨諸山問之土人云從此而道長興八十里殊自悵恨不早為日以要足下也

雲中人數相過稱足下頗善病亦復善貧山田稅益少不能食門下客然客日益進又云為客作敬外書人至七十函頭目岑岑竟夕胡自苦乃爾

不佞寄理吳興僅五月幸不為吏民所厭惡水災一事極意區處聊有次第月俸悉送官助賑不免貧家徒矣近為臺檄入省猥用巡務相苦覺少妨吟嘯歸興擲浮

足下過採輿人之言而從吏我是欲我卑生耳比月來不覩足下詩長江大別吞吐天地秀氣胸中久矣何時一發破我磊塊

遂初之後事事勝作宦所慮非政府指不能置我於度外耳伯玉留當亦請告兄益孤奈何造物者頗汲汲我輩夢文士尚未脫陽九若登匡廬頂上有朗照而蒙氣下蔽所可惟也

示新稿讀之雄辭麗字層出而饒氣槩或中稍有蹊徑者小訂之即堪入梓不佞一序便是岑樓寸木何足增

高而卷卷於伯玉兩言者欲破世人標榜之疑也然無乃虵而足乎哉子相專祠足徵友道不墜非足下不能作此捩人眼鼻事僕亦安敢居䔿立就一碑辭付去力或可相籍不朽耳

三日雨客小稀遂能草鸚䳇賦以語此鳥即展翼歌舞冠中五萼花盡聳備極美俊促與尤叟爲傳神書此賦以貽足下如携過豫章與德甫用懈諸王孫共和詠之

此間亦當邀吳中名俊成此一段佳話也山圖書樓成棠不容啞悉徙諸書名畫古器㳺先之披覽之餘焚香撫

坐佐以清茗得二十年不作襬襶客足死矣足下方微
張君嗣苦見之爲撫掌一大笑也罷人計亦當付行者
時念幻身無常觀不然樂天游虎丘結語亦可暫充例
耳
弇園泉石花竹來近人而爲文字之役所苦未暇時應
之此段碌碌幾與簿書無大異僕恒謂山栖是勝事稍
一縈戀則亦市朝書畫賞覽是雅事小一貪癡則亦商
賈杯酒是樂事小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是快事一爲
俗子所撓則亦苦海吾與足下皆多生業障未即易擺

脫奈何奈何

與吳峻伯書　　王世貞

知欲請外甚力金馬落寞殊不足辱長者第閉目捲耳不妨作東方先生監司腰膂乃非丈夫所堪僕既已湛浮苦海不得不爲足下須憐耳鐵網中十年珊瑚一旦披示踴躍震眩無異賈胡足下不悔暗投僕亦何敢自外幸少寬其期旬日後可上也松蘿之奘宛爾高度吾東吳菰蘆人敢仰覬足下緣得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此殷非不長足下同之矣

與蔡宗伯書三首　　王世貞

長君來拜領盈篋大覎捧讀教劄累數百言至誘掖兄贈長篇并伍訪返棹一律題山園二律格調高爽辭旨雄麗無論遠追開元而備述迹情使蘇瓌棄餘均爲蘭蕙昔任彥升不惜齒牙餘芬借引後進昌黎題長吉壁欲驟令得名操觚之士以爲美談貞之薄劣乃兼得之忭專狂發不知所裁第留尹之補非歸時弘乃是奪我丘壑就彼樊羈耳方以心跡未白上疏控辭倘不得請恐竟成狼狽日夜憂之計無所出而猥蒙賜賀固我老

伯通家丈人笙誼非衰劣所敢承也長君枉駕時適有
州大夫會次辰以先忌東歸躑躅丙舍雖一獲恭承遂
缺杯酒之敬愆如調饑不揣奉酧排律一和返駕小律
二自愧績貂不能掩帚唯有以教削之爲幸名園大廈
神仙宮府過於私冗未獲展摳衣之誠無緣竊窺其盛
數也如何
世貞不自量其骫骳頊尾妄欲偷安此身方外人[illegible]以
來於生平知舊一切簡弛乃至通家尊宿肺腑所切如
我老伯者亦僅一緘私起居於元馭學士不能踵門修

竿尺而質器長兒則儼然以箋教幣覘捧誦之餘既憮然喜且惡然愧心也道體健勝造物所篤視履飲唱劇談久坐神明愈溢足以聯帶少年數輩而來示忽復有被寵之嘆豈沈昭署所云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耶謝者獲奉几杖山園諸亭館泉石之勝便是欲界僊都小有洞天然此猶作外境觀今謂更創別館迹以流泉深居兀坐擬跡頭陀倚搨長吟飾巾待盡夫此飾巾待盡即是不作壽者相北德無為而無以為無生至理要從此閑研出虛極靜篤先釆自露惟我老伯恒存之而已世

貞雖示却家累尚以家故旅謁公府而於長公處不能
一伸杯勺之敬能無爲達者所咲

邇審賢器大行公以使事南歸令孫祠部兄將以起色
北首而我老伯方膺難老之錫優游於上豈惟天倫之
盛際抑亦人文之極觀也冬初見醫士盛生道老伯微
爲骨鯁所苦因而咽中氣壅煩碍食飲凡六月而解今
得大敎果然蓋外來與內召其病形雖同病去即復固
不可同日語也所喻靜中爲雜念所擾不能綿綿若存
此是多刼夙障受生本根加以居平耳目緣染豈能一

切斷盡唯在求所以勝之令其有起輒覺熱則漸息耳貞所謂病人說病方當不滿和緩一咲也九月間常德喻君見過其所遺乃地仙薛翁於衡山中授法頗極簡易然行之者十不五得貞幸而三日得之一月間周身殆徧亦自快暢第以家弟聚首人事旁午米汁緣誘易鄉見陵十寒之暴漸爾不耐今季方已遠尚平粗畢昆虫閑閑此其時也劉生所受似的但不知爲老伯盡述否

答潘大司寇書　王世貞

舍弟來復拜大旣手書之辱公幾務千緒不忘故人而勤存之乃爾使我蝸廬湮滿雕虫氣王乃舍弟感公之知賴公之指教日津津不容口也至三四鄉戚公且烏而及之矣子與右轄行輒附邇起居并所草芝林一律書扇頭附上計當已達弟避暑園居差有泉石花竹之趣左圖右書淸醪芳茗時合其適第一念無明淵未盡又將時襍擾間之不得作羲皇上人耳公讀之當復拍于思毘山精舍矣

祭愼子正侍御文　王世貞

嗚呼端公久領諸生冽渟淵箸如土在璞及謂公與語
里蜚聲斷割膚斂如刄發硎入撥南臺百僚几几傍闢
大椼行行且止熗熧師尹使我多壘爲寇脅謝爲民蛇
丕邦之大夫民莫敢訾憂在宗社而顧其私匪止揚徒
臣身伏機爨我室廬褫我冠衣雖則褫爨臣心實愧大
明中天郤掃魑魅用公之語安公於退若流拱璧瓠城
環翠公於其間誦讀詩書縷若蠶絲老爲蠹魚墨池蕪
林以佃以漁君卿筆舌人乃畏諸或徵文獻蔽我皇明
或采志牒寵彼山靈綴以巳言附之姓名杜預沉碑楊

雄擬經伊余晚合公偶聲知帶水浮家十歲其期歲必一來來則移時季必一書書則問奇曰余鑿杯世氣甫謝不奉公問自春徂夏乃聞短造遽卽長夜遺䰟雖寒壯心未化嗚呼黃金如山曷用鑄身三望入暘泉逝曷陳公雖歿矣不歿者神千載孤蘆乃有此人

青蘿館詩集序　汪道昆

余聞之作者曰有唐以詩鳴盍本業也大歷而下不啻波流隆則隆汙則汙論其世可已當世以經術論士士頗能詩　太祖始與草昧間作弘治則李獻吉何仲默

剮以徐昌穀諸曹超乘而前去輓近世千里矣嘉靖則李于鱗王元美而徐子與吳明卿宗子相參焉于鱗謂余吾黨亟稱獻吉恨不與諸君子同時不自意結伍從之取前茅以進幸也夫前者崛起後者代興百年之間駸駸進于大雅非適逢世能乎人言李何故相讎卒以名高爲敵國乃子與嚴事于鱗元美直將尸而祝之二子周視中原亦首推轂子與子與朝明卿而夕子相率諤諤無面從退而語其私則交相重也務以上人巳愈下務以下人巳愈尊由斯以談于鱗固非虛語世儒率

以耳視後死者將無與焉葬而在茲遂中睚眦於是于鱗引去元美以難去子相先而死明卿去而三徙之子與曉得汝陽尋徙去此其故勿論已頃于鱗多子與日益則豈窮而工耶子與稱詩無慮數萬言籍而授門人僅什之一于鱗益嘗定之矣余受而卒業汝陽以後參居二焉自子與罷郡歸四方之屨滿戶客奉不給則貸入繼之窮矣顧其神益王其業益精其受益較著窮何病子與哉善隱者謂楚奉汀潭爲三閭湯沐其所奪者狹其所予者奢襲其利者以爲有德然則左輔夜郎皆

食邑也寔世世饗之彼其退若隊淵終其身不召道喪世矣　今上即位遞起諸大夫于鮮人大梁元美人晉子與人楚當世以此勸士故得士彬彬則明德茂也獨明卿陸沈南海豈天意奉明卿邪子與又言楚人三試而賜執珪今及明卿矣

趙文敏佛毋圖跋　汪道昆

昔人品畫史者逝進逝難故騶從非難難于扈從扈從難矣參乘尤難其在車中胡然天帝難之難者色虎頭金粟天帝難名至若西極化人不可爲象無論難矣乃

今貌其始降赤而未孩諦視法身居然與法界等重淵以尺蠖出雲丹穴以鷇音中律豈亦然哉重以聖善端居攝柔周護凡諸進御靡不精良此非盤礡所能天眼在手矣莫廷韓懷此卷見客予方浴佛肇林陳几奉之傑哉千世一遇也要以諸相非相一切惟心作者得之矣吾其目遇趙叟其神遇邪

藝文補卷之三十六終